Version1：口述历史资料（为防止雷同，可选取内容适当引用，尽量转换与拓展一下）

一、定义：

所谓口述历史，简单地说，就是通过传统的笔录、录像、录影等现代技术手段，记录历史事件当事人或者目击者的回忆而保存的口述凭证。口述史并不是象有的人所理解的那样，就是一人说，一人记。而是一种将记录、发掘和认识历史相结合的史学形式。即通过调查访问，用录音设备收集当事人或知情者的口头资料，然后与文字档案核实，整理成文字稿。

二、发展：

口述史学在英文中叫Oral History，或者称History by Word of mouth。这个术语最初是由美国人乔·古尔德于1942年提出来的，之后被美国现代口述史学的奠基人、[哥伦比亚大学](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3%A5%E4%BC%A6%E6%AF%94%E4%BA%9A%E5%A4%A7%E5%AD%A6" \t "/Users/apple/Documents\x/_blank)的阿兰·内文斯教授加以运用并推广。

人类对历史的记录，在语言出现以前，只能是物传，从遗物看历史。[语言](https://baike.baidu.com/item/%E8%AF%AD%E8%A8%80/72744" \t "/Users/apple/Documents\x/_blank)发明以后，增加了言传，从口耳相传中获得历史知识。[文字](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6%87%E5%AD%97" \t "/Users/apple/Documents\x/_blank)发明以后，增加了文传，以文字记录历史。录音、录影设备发明以后，记载历史的工具又增加了音传、像传。也就是说，从物传—言传—文传—音传—像传，人类记载历史的手段不断演进。现代意义上的口述历史，是在录音设备发明以后，运用音传、进而运用像传手段记述历史的方法。因此，从工具运用角度而言，口述历史的出现，由记文到录音、录像，是历史学领域的一大飞跃。从历史记录的广度而言，口述历史提供了相当广阔的空间。人类活动无比繁富，即使再详细的文献、档案，也只能记录下极为微小的一部分。人们生活中所见、所历、所闻、所传闻的种种活动、认知，不一定都能载入[史册](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F%B2%E5%86%8C/35725" \t "/Users/apple/Documents\x/_blank)。以往的档案、文献，比较偏重于记录统治阶层的活动，偏重于社会精英的活动，偏重于政治方面的活动，对普通民众的生活，对经济活动、社会生活、妇女生活记录较少。即使有，也多为枯燥的统计数据，缺少有血有肉的个案记录。在普通民众史、社会生活史、妇女史、少数民族史、城市史、社区史、灾难史等日益受到重视的今天，口述历史可以驰骋的空间很大，它可以给那些原来在历史上没有声音的普通人留下记录，可以给那些在传统史学中没有位置的事件开拓空间。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传统史学主要是统治阶级、精英人物的领地，口述历史则向民众敞开了大门，有一种史学向下的趋势。随着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有人预测，[口述史学](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F%A3%E8%BF%B0%E5%8F%B2%E5%AD%A6" \t "/Users/apple/Documents\x/_blank)将成为未来治史的主要方法。

三、名人名言引用：

复旦大学教授钱文忠从历史学的角度来看口述史，他表示口述史作为一门科学也许是新生事物，但实际上这种形式古已有之。在历史刚开始的时候，全人类的历史无一例外的都是口述史。中国古代的《尚书》是口述体，中国最早的诗歌集《诗经》也是口述体，《论语》其实也是孔子的口述。口述史学的历史不是很长，但却对中国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中国虽然号称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历史学传统最悠久的国家之一，但是中国的历史学传统——特别是在最近的六七十年里——一直有一个与其他国家不同的、也跟自身传统不同的一个地方。

在这样一个集体遗忘的、单调历史的背景下，钱文忠认为在今日之中国提及、讨论口述历史，跟别的国家的口述史学不一样。口述历史在中国成为了一项社会文化运动。既然是运动就不仅仅是单纯的学院活动，而是特别需要公信力，需要庞大的队伍来予以支持。

钱文忠表示：“任何人都希望寻找真实，真实不一定寻找得到，但是却可以无穷地去接近真实。在无穷接近真实的过程当中，我们就会明白，其实口述史学关乎一个人，关乎一个家族，关乎一个民族，关乎一个国家，关乎一种文化，甚至于关乎整个人类。人类就是在不断接近真实的过程当中再提升自己，这个提升也许像人提着自己的头发，把自己提起来，离开大地一样。看似不可能，看似荒诞，但是无论如何拎着头发以后，它就会让我们头皮发麻，也会让我们头脑清醒，而头脑清醒就是口述史学最大的功德。”

现代口述历史先驱、英国社会学家保罗·汤普森（Paul Thompson）教授则结合自身研究经验，提出了几点口述历史及其教育为何如此重要的原因。汤普森教授说，首先口述历史给了孩子们、学生们，或者说年轻人，一个理解过去发生的事情的机会。“对于年轻人，对小孩子而言，很难想象我们是如何度过一段时间的。尤其是在中国，对1949年以前的历史或者是‘文革’的历史，我们能够通过上一辈的叙述，能够对这段历史有一个清晰的了解，这是非常重要的 。”2、汤普森认为口述历史对于代际之间的沟通也有非常重要的作用，能够让我们彼此都加深对对方的了解。3、，口述历史在人文意义上也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当人们能够通过口述历史去学习如何倾听，如何提问，如何去切身体会他人的感受时，也就在这个过程中提升了自己的综合人文素养。4、，从技术层面来说，在学习口述历史的实践中，人们能够运用很多技术，例如录音和录像设备，档案储存设备以及网页和网站的管理等等，这些从广义上来说，都起到了积极作用。5、口述历史项目能够在倾听和理解上一代的过程中，对家庭凝聚力和社区凝聚力起到十分积极的作用。6、汤普森认为在口述历史的实践过程中，很重要的一点是，人们不能仅仅停留在那些抽象的、高度凝练的历史事实和历史记录，而不去亲身体会这些历史是如何发生的，以及会产生怎样实际的影响。亲身去进行口述历史相关的实践和学习，能够让人们对于历史有更加切身的感悟。

来自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社会学系的托马斯·戈德（Thomas Gold）教授则分享了三个从事口述史研究的心得。第一，对意料之外的情况要保持开放的心态，抓住机会，进行研究。第二，是要多站在访谈对象的角度，从他们的观点来了解他们对世界，对社会，对自己声音的看法。在做研究的时候，不要把自己的框架和概念放在他人身上，在提问时尽量少用专业术语，一定要了解他人是怎么样看怎么想的，一定要倾听他们自己的声音。 第三，是要时刻反思，反思你、自己的角色，自己的人生观，自己的价值观，自己的思路，自己做出研究。

口述历史研究中心的负责人崔永元则不谈理论，反而从个人的经验和记忆的角度，用一个小故事说明口述历史的重要性：“我很小的时候就特崇拜我父亲，因为他参加过很多战役，渡江战役、广西剿匪，他一个胳膊负过三次伤，敬礼都是反着敬的，从小就给我讲了很多战争的故事。等我做起口述历史的时候忽然有一天我说：‘儿子做口述历史，连父亲都没访过’。于是我就委托同事到家里访我的父亲，非常遗憾，他那时候开始有点老年痴呆了，已经什么都不记得了。到了去年父亲连我都不认识了，现在他不认识家里每一个人。”“由此我想到这可能是一个个人的经历，一个儿子不太知道父亲的经历、也没法儿准确地描述他父亲的经历。如果往大了说，我们这个民族的每一个人是不是能描述这个国家的经历？人民的经历？如果我们这些经历全都描述不出来，我觉得我们就是苟且地活着，因为我们都不知道自己是哪儿来的。”

对于口述历史研究中心，崔永元希望这里不光是一个学术圣地，还是孩子们的乐园。“我们这个崔永元口述历史研究中心里所有的场所都是免费的，欢迎大家到这里来做活动。虽然现在查资料这块不是特别方便，数据化还没有完成，但我们会加紧加快。我们希望这个地方成为一个乐园，一个学术天地，这样下去，慢慢的就会有更多的人知道口述历史是怎么回事，然后可能就会热爱它，研究它，可能就会上瘾，就像我一样愿意抱着它们睡觉。”

四、相关文献参考

①、口述历史的意义与价值辨析

对于“口述历史’的定义林林总总，各有千秋。如著名口述史学家罗纳德J . 盖列将口述历史定义为出于历史重构的意图对于过去事件的参与者或目击者的调查访问”;保罗汤普逊认为“口述历史是关于人们生活的询问和调查，包含着对他们口头故事的记录”;美国.历史学家唐纳德.里奇认为口述历史就是通过录音访谈来收集口头回忆和重大历史事件的个人评论”;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杨立文认为“口述历史最基本的含意，是相对于文字资料而言，就是收集当事人或知情人的口头资料。它的基本方法就是调查访问，采用口述手记的方式收集资料，经与文字档案核实，整理成为文字稿”;北京社科院历史研究所钟少华认为“口述历史是受访者与历史工作者合作的产物， 利用人类特有的语言，利用科技设备,双方合作谈话的录音都是口述史料，将录音整理成文字稿,再经研究加工，可以写成各种口述历史专著”;杨祥银博士认为“口述历史就是指口头的、有声音的历史，它是对人们的特殊回忆和生活经历的一 种记录”.... 针对以上不同的定义实质上关注的焦点在于“口述历史”和“口述史料”的差异上，对此，中国口述历史研究会秘书长左玉河认为:“ 凡根据个人亲闻亲历而口传或笔记的材料,均可称为口述史料;它可以呈现为口传史料、回忆录、调查记、访谈录等形式，但不能称为口述历史。口述历史概念的内涵是:搜集和运用口述史料，再现历史发展过程的某-阶段或某--方面。口述史料限于提供种种研究历史的素材，口述历史则着重于以自己独有的方式阐释历史。因此,口述历史是研究者基于对受访者的访谈口述史料，并结合文献资料，经过一-定稽核的史实记录，对其生平或某一-相关事件进行研究， 是对口述史料的加工、整理和提升,而不是访谈史料的复原”。”由此可见口述历史是一种历史表达的方式，口述史料是历史存在的方法，二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一.受西方“新史学”运动和民主思潮的影响，口述史成为历史研究的新方式。西方现代主义思潮对西方社会的影响是深远的，涉及政治、文化、艺术、生活地方方面面。如二战后的美国，民权、反战、反种族歧视、女权运动等轰轰烈烈，这些运动摇了原来白人精英所构建的政治及社会基础，即与以往关注的‘政治史”和“精英史”相反，人们主动把目光投注到普通人的身上,那些曾经被忽视甚至蔑视的群体有机会走向了历史舞台的前端，他们或许身份普通，但亦是历史的参与者，他们也能用自己的人生经历见证历史，就象一束微弱的光线，却也能照亮历史黑暗的一隅。当人们发现口述史可以不分阶层，不分种族地运用到任何一个人身上，成为他们表达观点、发出声音、创造历史的工具时，就引起了普通大众强列的兴趣和参与热情。

1. 现代科技的发展为口述史的开展提供了更为便利的条件。应该说口述史的兴起与快速发展与现代科技的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早期的口述史的存在方式主要为文字形式，其容量大小、保存方式、查阅与传播方式都会受到诸多限制。19世纪录音机的发明,20世纪录音技术的大发展,21世纪电脑影像技术及互联网的发展等,每- -次科技的进步都将口述史的研究不断向前推动。特别是现代录音、影像、印刷、出版、网络等技术的发展成熟，使得口述史的研究更为便利，操作更为简单高效。研究者不仅能得到一手的文字、录音资料，还能得到同步的影像资料，使得历史更为生动鲜活、真实可靠，还能让后代的研究者同样有同历史近距离接触的机会，这对记录保存研究历史更为有利。
2. 口述史研究的方式适应了现代读者的口味，为历史研究提供了新的动力。不可否认，当下我们已经进入到一个“读图时代”、 “影像时代”，图片、影像业已成为这个时代最突出的特征。清代哲学家焦循说:“一代有一代之所胜”, 不同时代有不同阅读风气，任何人都难逃时代的限制，身处“影像时代’的现代人不再喜欢那种学院派行文规范的束缚，更喜欢在原汁原味的“面对面”聆听;不再喜欢那种枯燥乏味的宏大叙事，而更喜欢有汁有味的个案梳理;不再喜欢长篇累牍的文字叙述，更喜欢活泼生动、图文并茂的图片影像。以朴实的方式与语言叙说事实的真相，尊重并还原历史本来的面貌，特别是叙述人感情的投入，都会让读者有一种互动交流的在场感。其实我们对于口述历史的研究才刚刚起步，我们已经错过了许多,好在我们已经开始意识到并积极地抢救，它让我们看到了-种不一样的历史，开辟了研究历史的新领域、新方法,从而赋予了历史新的维度。对于我们来说，这不仅是一种责任，更是一种使命，可以预见，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们对口述史认识的提高，口述历史工作会被越来越多的人认可、重视，成为我们历史研究领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②、口述历史的价值、限度与突破

现代口述史学自上个世纪在美国兴起，发展至今已成为历史学的一门重要分支学科。我国大陆学界关注口述史始于上个世纪80年代末，进入21世纪，口述史特别是口述访谈呈迅猛发展之势。近几年，各类口述访谈层出不穷，由社会各界参与的大型口述项目也相继开展，让口述史不仅再次引发学界热议，而且也被愈来愈多的大众所关注。这场口述史热潮具有这样一些特征：将普通大众作为记录历史尤其是叙述历史的主体，也即由普通人来挖掘和记录大众的历史记忆和心声。面对历史学日益出现的“大众化”趋势，我们有必要在前人的基础上继续反思口述历史的存在意义、现有局限和可能出路。

**“人人都是自己的历史学家”**

　　美国现代口述史的创始人艾伦·内文斯在1938年提出，有必要“系统地从还活着的美国风云人物口中和文件上，套取他们最近60年来参与政治、经济、文化活动的全部记录。”十年后，这种精英史观被他创立的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研究室继承。所谓精英，指的是政界、商界以及社会文化名流，尤以政界为重。他们的口述访谈弥补了已有文献史料的不足或空白，能够极大丰富美国国家史叙述的内容。1960年代后，原有的精英史观在美国国内一系列政治运动和新思潮影响下受到冲击，史学界的自我革新促使“自下而上”的新史观形成，新社会史研究异军突起。不同于传统史学，新社会史重视平民大众的历史，主张让被以往文献历史忽略的大众发出自己的声音，这个过程中口述史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正如美国社会学者保罗·康纳顿所说，通过口述史的实践“看到了把从属群体的历史和文化从沉默中解放出来的可能性，口述史寻求恢复个人的生活史，让那些即便留有踪迹，但原本一直缄默的对象说话。”

　　中国大陆地区严格意义上的口述史发展带有美国口述史的印记，把重要历史人物列为访谈对象。但在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影响下，国内口述史访谈在起步之初也表现出精英与大众并重的特色。随着新社会史、新文化史研究兴起，口述史与大众历史的关联日渐突出，而新近的公共史学讨论更是视记录大众、大众记录的口述史为实现“让历史回到公众”的有效途径。这场“眼光向下”的史学运动，对于解放历史主体，推动阶层、代际、性别、族群之间的对话和理解，提高普通人（不管是作为个体还是群体）的尊严与价值，具有重要意义。比较显著的例子包括近年来对抗战老兵的访谈，以及《我从新疆来》中对100名在内地工作、生活新疆人的访谈等，起到良好的示范作用。

**大众口述史的一个困局**

　　除社会意义之外，大众口述史的重要作用在于推动史学多元发展，特别是为日常生活史、社会思想史，乃至宏大的政治史研究提供丰富的史料资源。但在这里大众口述史却面临着一个大众几乎难以察觉的矛盾：一方面，个人作为大众口述史访谈的主体，其讲述或是嵌套在某个历史事件或场景之下，或是内化于个体的人生经历之中，无论哪种形式，大众口述史的实践方式是从个人的角度获取历史记忆和认识，因而注重记录个体在日常生活中的经验感知，力求反映不同生命个体的特性。但另一方面，大众口述史的史料价值却不在呈现日常生活百态以及个体历史，而是要通过个体的历史去了解其背后社会的历史。理解后者需与大众口述史兴起的学理背景联系起来考虑。

　　大众口述史脱胎于新社会史研究。新社会史虽然是在对国家史、政治史的反思中产生的，但受社会学、人类学等社会科学研究理念和方法的影响，仍然运用诸如社会、文化、民族（族群）、地区等整体性概念，去分析具体事实背后整体性结构的意义，探讨整体的形塑、构成及其过程。整体之下，任何生活于其中的普通个体及其人生均受制于整体亦反映整体之构成，虽则个体经验可能具有某些方面的特殊性，但仍然是可以任意“匿名化”的个体，个体的呈现只为理解整体服务。因此，表面上记录个人记忆的大众口述史，其作为史料的价值却在于促进理解整体社会。

　　当前这场“大众记录大众”的口述史运动的局限，正在于这一实践方式与终极目标的南辕北辙上。大众口述史记录过程中，某些纯个人化、猎奇化的倾向，大抵发端于此。这些倾向的滋生使得从口述史料中提炼出的只是些千篇一律的“社会记忆”，难以为把握历史脉络提供恰当的文本，历史解释被淹没于日常生活细节中。不仅如此，也有学者指出，历史解释的琐碎化最终也将导致史识的平庸化。

**重归“社会精英”口述史**

　　主张让“人人都是自己的历史学家”却因此显得琐碎化的口述史，如何与视普通大众为“结构下的蚂蚁”的新社会史进行调和并取得突破呢？笔者认为，当下的口述史实践应当适度回归“社会精英”讲述的立场。这里“社会精英”有其特别界定，指的是某一地区、群体，或下层、边缘社会中，起到纵向与横向关联作用的人物，用人类学的术语可以称为“头人”；而放在传统史学的视野来看，他们的地位实际上也微乎其微。人类学家马歇尔·萨林斯在《历史之岛》里曾说：“头人过着整个部落的生活，他把与其他部落的联系集于一身……头人的婚姻是部落间的联盟；其仪式性交换就是贸易；对他的伤害是战争的起因。这里，历史在原则上被拟人化，也就是说在结构上被拟人化。”在文明社会中，“社会精英”正是与头人相似的一类人，他们所卷入的社会性活动较之普通大众远为广泛与纵深，他们的人生各个阶段基本上就是社会及跨社会生活的写照。

　　曾为梁漱溟做过口述访谈的美国历史学者艾恺说：“大体来说，（美国）口述历史有两种形式：‘大众式’和‘学术式’。在各形态间另有一个区别一般群众及历史名人口述历史的界线。”这里“大众式”和“学术式”各自指的是对一般群众和政治历史人物的口述访谈，而梁漱溟是介于这两者之间的第三种人物。艾恺去访谈是因为梁“是中国近代史上独特且惊人的见证者”，“他的生命贯穿了20世纪前80年每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梁启超所言“关系的伟大”者如杜甫而非李白更适合做专史讲的也是这个道理。笔者提倡的口述访谈对象，指的正是如上述人物那般集各类事件、关系于一身的“社会精英”，尽管这些“社会精英”经历的事件、集合的关系可能仅局限于一个村庄或小群体。

　　以往精英访谈多关涉成功者的口述史，其实失败精英的访谈同样值得重视。从这些人口中了解到的历史往往有别于成功者传递的历史信息。英国历史学者沈艾娣在《梦醒子》一书里，通过分析山西落魄乡绅刘大鹏的一生表明，失败者的视角恰好为反思关于现代性的整体历史叙事提供了一个绝佳案例——现代性并非对每个身临其境之人都产生积极影响，也不总意味着更好。当我们聆听失败者的声音时，在洞察整体社会的同时亦能为反思社会的历史进程提供可能的途径。

　　最后，重归“社会精英”口述史还与对社会世界的认识论相关。基层日常生活价值理念或是生活逻辑往往受到精英群体的渗透、规划和塑造。甚至于国家与社会间的鸿沟也往往是被穿越社会边界的这一群体创造性地弥合起来或是进一步区隔开来。在这个意义上，有必要重提社会精英讲述在口述历史中的价值。透过社会精英的口述，一方面，有望为我们理解历史发展的宏观线索、社会结构的本相和变迁、意识形态的生成与重塑等问题提供助益；另一方面，原本缄默的社会借此发出了他们自我提炼过的声音，而非一片喧哗。

**Version2：谈谈对口述历史的理解。**

**1.口述史学为史学研究提供佐证**  
　　从广义上说，口述研究的主要目的是印证和重现[历史](https://link.zhihu.com/?target=http%3A//www.studa.net/lishi/" \t "_blank)，而非解释历史。历史研究仅仅依靠文字史料和实物资料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有充分的口述史料作为补充，两者必须相互印证，才能够真正地还历史以本来的面目。从狭义上讲，被调查的当事人往往是重大历史事件的直接参与者，其叙述的历史事实至少具有一定的真实性。口述史学家在访谈和取证时是以观察者的身份出现的，他们不会也不可能别出心裁地提出新的凭证，这样，口述凭证和口述史料搜集工作的流程也具有一定的客观性。  
**2.口述史对于史学工作者的工作方式，带来重大的变革**  
　　以往大部分历史资料，均查之于图书馆、档案馆，读者与文献的关系，只能是读与被读的单向关系，文献不会说话，作何理解都是读者的事。口述资料不同，不光受访对象有声音，可以与同一对象反复对话，而且还可以就同一主题与不同对象重复对话，反复验证结论，不断地去伪存真，去芜存菁，其结果，可以使得研究结论越来越接近历史的真实。口述史的开展，为历史研究特别是当代史的研究，开辟了可以自由驰骋的天地。  
**3.口述史学为史学的发展提供了一种新的理念**  
　　口述史不仅是历史研究的一种工作方法，一种成果形式，也是一种新的理念。它突破了以往历史著述偏重于[政治](https://link.zhihu.com/?target=http%3A//www.studa.net/Politics/" \t "_blank)和上层、较多地“自上而下”写历史的传统，使普通人的生活、社会的变迁，人民大众对历史的认识更多地走进了史学领域，从而有助于把“自上而下”写历史和“自下而上”写历史结合起来。**4.口述史学拓展了史学研究的视野**  
　　纵观传统的历史文献及档案，能被载入史册的不是统治阶级重要人物的生平事迹，就是社会各界精英的所见所闻。可是在历史研究范畴不断拓展的今天，从事口述史研究的学者们重视的课题非常广泛。学者关注的是能够为传统史学中没有或者是少有位置的老百姓的声音和发生在他们身上的、同样能反映时代面貌的事件留有位置。因此，来自于平民百姓的访谈资料，对于丰富和深化历史的内涵，是具有深刻意义的。

口述史可以让历史研究变得更加深动。现在的历史研究当中，过多的重视宏观叙事，尽管很多专家学者一直主张历史研究去宏观化，但是在短时间内还是很难做到。而口述史就可以让相对宏观的历史研究具备丰富的细节资料，而这些资料是以往文献记载中所不曾有的。比如关于抗战老兵的口述史资料就可以让人们对抗战的了解变得更加宏观和具体。口述史研究可以发掘以往历史资料中所不曾出现过的东西。在中国历史的长河当中，相当一部分的人群实际上是失语的，是没有机会发言的。而口述史恰恰就提供了这样的一个机会，即便是一般的普通民众，也可以借助口述历史的机会留下属于自己的史料。从这个角度来讲，口述历史的意义是超过学术研究的，在某种程度上是人文主义的一种体现。

**Version3：见pdf**